

# 天下无贼

赵本夫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  
共和国作家文库

# 天下无贼

作家出版社  
赵本夫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下无贼/赵本夫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8  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82 - 9

I. 天… II. 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8616 号

## 天下无贼

---

作 者: 赵本夫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10 千

印张: 22.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82 - 9

定价: 24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## 目录

### 中篇

涸辙 /3

陆地的围困 /78

蝙蝠 /154

### 短篇

绝唱 /207

铁笔 /220

雪夜 /226

绝药 /232

即将消失的村庄 /241

天下无贼 /252

枯塘纪事/266

老槐 /281

鞋匠与市长 /295

夏日 /304

带蜥蜴的钥匙 /314

逃兵曹子乐 /327

斩首 /332

卖驴 /342

## 中篇



## 涸 辙

### 一

黄河在这里打个滚，走了。

走的时候是在黎明。人们正睡着。一声极有底气的闷响。好似天塌地陷。一下子，全都惊醒了。男人还沉得住气，在黑暗中躺着没动，只骇然睁大了眼。女人吓得机灵坐起，光着上身打哆嗦：“他爹……快！……”孩子哭喊着直往大人裆里藏。

鸡飞、狗叫、女人嚎……声音嘈杂而又遥远。

这时，四野已是一片呼呼的涛声。

阴风骤起，嗖嗖地往屋里钻。男人大吼一声，甩下女人和孩子，跳下床直扑大门。他想看个究竟。但晚了。手刚摸到门闩，滔天的洪水已撞到门上。轰隆一声。很微弱的一声，屋子就倒了。其实，轰隆了一阵子。屋子都倒了。村庄没有了。所有的村庄都没有了。但他没听到，没看到。

就这么快。

那个男人只来得及说了两个字：“我日！——”

傍晚，螃蟹拱进村头的一个麦秸垛，蜷蜷身子，便和衣躺下了，躺着的样子像一条狗。一条不安分的小公狗。

真暖和，浑身都在解冻，大腿麻酥酥的，光想笑。草窝窝里弥漫着麦秸发酵的气息，有点酒味。不大会儿，他便醉醺醺地睡沉了。

从老黄河沿刮来的北风卷着雪粒，沙啦沙啦地打在草垛上，又滚

落下去。草垛像镶了一圈银边。场院旁边的小沟渐渐存满了灰白。只那条大路依然光溜溜的。雪粒还来不及停留，如鞭的长风便凶狠地抽过来，被打落到别处去了。

远远近近的村庄都凝固了。真冷。

螃蟹却睡得热气腾腾。他舒舒服服翻个身，忽然醒过来。一摸一把汗。操他二姨，舒服得过头了。他快活地想。

外头有动静。

天到啥时候了？说不准。麦秸垛上没窗户。外头下雪，他也不知道。只知道已经睡了很久。他爱睡。

外头有动静。车轱辘咯噔咯噔响。人喊马嘶，脚步杂沓。过队伍吗？他困倦地打个哈欠，想接着睡。天兵天将下凡，和老子又有什么关系。刚合上眼，又憋不住好奇。夜间过队伍一定很神秘，说不定能看到大炮。想了想，就往外拱。使劲拱。拱得麦秸垛乱摇晃，却拱不出来。操他三姨！挨黑拱进来时，也没这么费劲呀，咋就拱不出去呢？肯定哪里不对头，他趴下来摸摸脑门，呱呱拍了两下，这才记起拱错了方向。挨黑拱进草垛是头朝里，脚在外。现在要拱出去，就得掉转身子，或者往后出溜。可是，在麦秸垛里转身并不那么容易，窄窄的一条洞，窝脖儿。往后退又似乎太简单了一点。就是说，拱了半天白拱了。操他四姨，老子就这么个拱法——一直朝前！拱个透洞出去。不信麦秸垛有地球大。杨八姐说地球是圆的。我不信，怎么会是圆的呢？我从八岁要饭，去的地方多啦，火车也扒过，没看出哪里是圆的。杨八姐笑了，格格的说你懂个屁！地球当然是圆的。好好好，就算是圆的。咋个圆法？像你的奶子那么圆吧？你的奶子可真圆，像扣上的两个发面馍。接着就掴来一巴掌，胡说就打死你！可你打得并不疼，就像是摸了一把，手掌软乎乎的。还笑，还脸红，露出一嘴白牙，眉也扬起来。我知道你没有生真气。也想摸一下你的脸。我已经三年没摸你的脸了。那时我只有十四岁，不想摸，你老让摸，拿着我的手摸。摸你的脸，摸你的奶子。那时，我老害怕。老不敢摸。现在老想摸你的脸。我也学你，也笑，也脸红，也露出一嘴白牙，想那么来一下。你一偏头躲开了。现在我十七岁了，你不让摸

了。你躲不开，今晚我就拱你的地球，拱你的圆圆的白地球！你跑了啦！

螃蟹来了精神，两手朝前扒，双脚往后蹬，一撞一撞地拱开了。麦秸垛摇晃得更厉害了。他像一只发情的小公狗，疯狂地在里头撞来撞去。他已经忘记了方向，也忘记了外头的动静。只是忘情地拱他心中的地球。麦草软柔柔的，头脸触碰之处，都有一种发泄的快意。他觉得自己是在杨八姐的怀里。他崇拜那个开茶馆的年轻女人。她爱骂人，敢和男人打架，在地上翻滚着打。可她心眼好，她老照应他。他永远忘不了三年前的那个夜晚。他要了一天饭，晚上缩在三叉路口的一个茶棚下睡了。半夜里冻醒了，冻得哼唧哼唧的。他把身子蜷了又蜷，还是冷得打哆嗦。忽然门开了。从门里伸出一只手，扯胳膊把他拉进了屋。他晕晕乎乎进来了，晕晕乎乎被她脱掉了衣裳，晕晕乎乎上了床。他被她紧紧地搂着，抚摩着。渐渐地睡着了。眼角里汪着两滴泪。他在梦里哭了。从此，那个茶馆成了他的圣地，杨八姐成了他的亲人。他要报答她。他把自己要饭吃剩的饭菜全给了她。让她喂猪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一给就是大半口袋。烂窝头、红芋干、菜团子，什么都有。对一头猪来说，够丰盛了。有的庄稼人，连这还吃不上呢。一日，螃蟹把背来的饭菜倒进猪槽，转身就走。出了大门，无意间一扭头，见杨八姐赶开正在大吃大嚼的那头花猪，弯腰捡起几块窝头，用毛巾包起来，匆匆跑进屋去了。螃蟹明白了，也心酸了。这么好一个人儿，竟和猪争食，还不如我呢。打那，他再背来剩饭剩菜，就不往猪食槽倒了。大门后头挂一只空篮子。他取下来，就倒那里头。他知道杨八姐会去捡。他有点自豪了。他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。

他本来可以有点积蓄。把要来的百家饭吃剩了，每天积存起来，再卖给一户人家喂猪，就能得到一点钱，或三毛，或五毛。久而久之，会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庄稼人都乐意买乞丐的东西，便宜。一位要饭的老太太，积蓄十年，居然给儿子盖了三间瓦房。外人以为她发了横财，其实不是。只有乞丐才懂得乞丐。生存是一门学问。小猪往前拱，小鸡向后扒，各有各的法。

在乞丐行里，螃蟹有许多朋友，其中不少已经洗手不干了。他们都有家，日积月累攒一笔钱，正儿八经过日子去了。螃蟹不打算攒钱。老家鱼王庄没有任何亲人，无牵无挂。隔些日子回去一趟，就住在鱼王庙里。那座庙离庄子还很远。那是他的祖居地。祖上都是看庙的。

轰隆一声，麦秸垛倒了。

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罩住一个蛤蟆状趴伏的家伙，头上热气直冒。奶奶熊！我说麦秸垛咋乱晃，我看了一阵子啦。什么人？！民兵营长大喝一声。

螃蟹还没闹明白咋回事，四肢就被两条汉子按住了。一股北风扫来，他打个寒战，一身汗水都干了，紧紧地箍住皮。你们吵啥！他使劲挣扎着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手电光仍照着他的脸。他眯缝着眼，吃力地抬起头：“我不偷不抢，老拿我开什么心？”

“哈哈！这不是小螃蟹吗？”民兵营长开心了。是这小子！两个汉子把螃蟹抓起来，反剪着背，推到营长面前。营长和蔼地笑了。他认识螃蟹。老黄河沿上的人都认识螃蟹。他是吃千家饭长大的。“开心？我看你才是穷开心！半夜三更拱麦秸垛，八成是闲得难受了。这么着吧，跟我去挖大河，说不定能当个治河英雄呢！”

螃蟹傻眼了。还当是过队伍呢，操他五姨！是挖大河的民工。他认识这个营长，胸前永远挂一嘟噜勋章，都褪了色了。据说是在朝鲜得的。他有英雄癖。

我可不当英雄。他一晃膀子，挣开背后的人：“我不去！我不是你们村上的人，你们不能抓我的差！”

“喝！你倒有理？”营长慢慢从腰间抽出皮带，“你不是俺村上的人，为啥来俺村要饭？”

“我是借饭！俺鱼王庄的支书给俺开了证明的。俺是贫农。不信你看！”螃蟹伸手往怀里摸。

营长知道他怀里有张盖有红印的证明信。他们不知看过多少遍了。每次拿他开心，他总要一本正经掏出来，已经皱巴得不成样子。“我不看，知道你是贫农。你来借饭，俺借你干活。两不吃亏。走吧，

儿子!”螃蟹是公儿子，就像公共厕所一样。

“我不去!”他一扭头，很英勇的样子。

刷——牛皮带在手电光中舞了一下，像一条飞蛇，带着哨音。  
“去不去?”

螃蟹吓得一缩头，不吭声了。他见过这个营长揍人，一皮带能打出一道血痕。他打过美国人。也打过村上的人。

营长并没有揍他。提着皮带凑近了一点，挤挤眼：“儿子，有你的亏吃吗？挖大河累点，可饭也白吃。公家补助洋面，一天能吃一顿白发馍呢!”他真想让他吃几顿饱饭。小时候，他也要过饭，知道要饭的味道。螃蟹每次到他们上要饭，他都给。他心眼不错。就是爱揍人。

螃蟹加入了浩荡的民工队伍。

他拉一辆装满柴草的平板车，足有八百斤。肩上的皮带勒得骨头茬吱吱响。民工们都和他开玩笑，乱喊儿子。他也不理，只闷闷地走。倒霉。他怕干活。准确地说，他烦干活。长到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上套。像一头没经过调理的小牛犊。他真不甘心。他准备伺机逃跑。撒丫子跑他六姨!

在他看来，世界上没有比要饭更好的职业了。不用操心，不用干活，只要装出一副可怜相，吃的穿的全要得来。现在身上的破棉袄、破棉裤全是要来的。只里头那个胸罩是偷来的，他戴了一副胸罩，空荡荡地吊在胸前。是偷的杨八姐的。他崇拜杨八姐，崇拜她身上的每一个物件。他并不想做贼，只想拿她身上的一点东西作纪念。在她身上所有的物件中，没有比胸罩更富有想象力了。

从那个夜晚以后，他常到茶馆借宿。夏天，睡在门外茶棚下的石桌子上。冬天，就睡在杨八姐的屋当门。铺一张苫子，杨八姐给她一条棉被。也很破，但补得整整齐齐。也干净。有时候，杨八姐也拉他去里间，和她同睡一张床。杨八姐没有孩子，也没有男人。男人不知犯了什么事，蹲监牢去了。白天，常有男人来喝茶，借火，凑机会碰一下她的奶子。她伸手就是一巴掌。男人要打她，她就和男人厮打，打得气喘吁吁，头发散乱。男人治不服她。晚上，常有男人来敲门。

她也不理睬。膨膨膨！敲一阵子，走了。她便轻轻地叹一口气。

螃蟹和她睡一起，像睡在草垛里一样暖和。两人睡两头。他一伸腿，到处软乎乎的。他老想碰，又怕碰。他老是害怕。半夜里，杨八姐睡他这头来了。紧紧地搂住他哭。有时搂住他笑，笑比哭还吓人。哭着时光搂住他不动。笑着时就老是摆弄他，像摆弄一个玩意儿。她老摆弄他的小鸡。小鸡先是一颗软枣，一会儿成了一根小棍，细细的一根小棍。她笑得嗤嗤的，发疯一般吻他，他吓得不敢动一动。终于有一天晚上，他觉得浑身出火，要有一股什么东西从身体的哪一部分蹿出来。他一下子来了猛劲。翻身压到杨八姐身上。杨八姐先还哧哧地笑，忽然翻了脸，一巴掌把他打到床下去了。从此，再不许他上她的床。白天看见他，她显得有点不自然了，爱红脸。以前却从来不红脸的。她一直把他看成个孩子。她没有想到，她已经不知不觉把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小男人，一个像小公狗一样的小男人。

杨八姐仍然留他在家住。他变得不安分了。他老想接近她，老在她身边转，耸着鼻子嗅。她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儿。他终于偷了她的胸罩。他知道那是女人的物件，男人用不着的。但他愿意挂在脖子上。就像挂着杨八姐。最初的骚动平息了。他又去要饭了。

他是个快活的小乞丐。他活得无忧无虑。

当然，要饭得厚着脸皮。可脸皮值几个钱？支书老扁说得对呢，人得活着，人得想开！那次会上，他两个肩膀夹个扁头，挥挥手不让大伙哭：“别像出老殡似的！到这地步，有啥丢人不丢人？衣食足而知荣辱，脸皮不如肚皮当紧！人都有背的时候，韩信受过胯下辱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，朱元璋也要过饭，后来都成了大气候！我不信咱鱼王庄的日头老黑着！这会儿，谁给咱一个烂窝头，就记住他一份情。等鱼王庄的果树长起来，咱还他一筐鲜苹果！挨村送，挨门送！都出去都出去，走得动的都出去！能挣钱的挣钱，不能挣钱的要饭。只要不犯大法，干什么都行！大伙要是怕在外头遇到麻烦，党支部给开个信揣上！”

当时，老扁就拉个破桌子出来，让大队会计开信。会计掏出印章，铺好纸笔，问：“支书，这信咋写？”

老扁想了想，边走动边口述：“兹证明我村社员某某某，是贫农成分，因生活困难，出外借饭。请沿途村庄给予方便为盼。鱼王庄党支部。”

满会场千把号人正一片哭声，听到这里又都破涕为笑了。要饭成了借饭，还冠冕堂皇地开个信。老扁真会日弄人。但除此以外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没有了。

会计正要动手写，忽又想起一个问题：“都写成贫农？”

“都写成贫农。”

“那……几户地主富农呢？”

在场的几户地富子女都低下了头。老扁扫了一遍，全是破衣烂衫，面黄肌瘦。只有大地主梅山洞的老闺女梅子穿得整整齐齐。一身青布裤褂，裁剪合体，脖子下扣一盘花布扣，勾勒出胸脯那儿两座丘。四方圆脸略显清瘦，白得像雪。两眼像两潭深水，冷冷的。当时，螃蟹就坐她旁边。当老扁的目光扫过来时，她把脸转向一旁。并不像其他地富子女那般尴尬、惶恐，送出谄媚的光。

老扁突然冲会计大发其火：“你啰嗦个屁！我说了，都写成贫农！”说罢就走了。架着一条胳膊。

会场上全乱了。地富子女都松了一口气。其他人似乎也都松了一口气。纷纷站起，拍着屁股上的尘土，涌到会计那里去领信。同时，就有许多人打招呼：

“二叔，你啥时走？让花花跟你去吧？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她手上牵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。

“土改！咱结伙去关外吧？”十几个壮小伙子呼隆围上了一个清瘦的年轻人。在那里雀跃。仿佛要出征。

“桂荣，咱姐妹俩一块出去，也好有个照应，行不？”这是两个十八九岁的姑娘。拉着手说悄悄话。兴奋而又胆怯的样子。桂荣是个很丰满的圆脸姑娘，个头也很高。另一个却瘦小一些。叫小菊。

……

正在这时，梅子突然站起来走了。眼里噙着泪。螃蟹看着不对劲，忙追上去拉了一把：“梅子姐，你不去领个证明？”

梅子没理他，一直走出会场。

那时，螃蟹并不知道，党支部已决定让梅子留下，留在村里做点护理工作。她懂些医术，是小时候跟她爹梅山洞学的。梅山洞是黄河滩上的名医。可惜死得太早。不然，梅子的医道会学得更好一些。现在鱼王庄离不开她。年轻力壮的都走了，剩些妇孺残疾。有她在，外出的人才放心。

螃蟹看梅子走远了，没趣地转回来：“你不领，咱领！”直奔会计那里，一头挤了进去。

螃蟹腰里这张证明，就是那次领的。已经好几年了。这是一张护身符。凭着它，扒火车、坐轮船、走州过府，从不用花钱。被人捉住了，只要掏出证明，外加几头虱子，就能逢凶化吉。大不了被人训一顿完事。训斥、责骂、捉弄，他都不在乎。那有什么呢？又不沾身上。他爱独来独往，从不和人搭伴。他曾和土改那帮小伙子一块出去过。他们年龄大，老揍他，嫌他懒。骂他是个小流氓。光吃不干。干个熊！土改他们一出去，老爱找活干，全是他娘的苦力。犯贱！小爷没那功夫。饿了，串个门，甜甜地喊点什么，啥都有了。见人低三辈，一转脸，我是你爷！又捞回来啦。

要饭真不错。

可今儿却被抓了差，操他七姨！

黎明时的寒气格外逼人。雪停了。到处泛着青光。脚下一走一滑。这么大的民工队伍几乎听不到人语，只有车轱辘咯噔咯噔响。单调。沉寂。烟头的微弱火光在队伍里幽幽地闪。走了半夜，又冷又饿又乏，谁也没有说话的兴致。

螃蟹沮丧了半夜，几次想借机逃走，都没有成功。营长老在屁股后头跟着。有时还帮他推一把车子。忽然，他变得异常兴奋。因为他朦胧认出这条路是通向河堤口的。过去河堤口，便是三岔口。杨八姐的茶馆就在三岔口旁边。他已有三个多月没见到她啦。这一次，他走得很远，从苏北到皖北，从皖北到豫东，从豫东转道鲁西南，从鲁西南一路要饭回来，刚到鱼王庄，就被抓了差。正好，顺道！杨八姐，我回来啦！他几乎要欢呼起来。一抖膀子，车轮转得快了。他记起营

长的话，河工每天有一顿白发馍，愈加高兴。说什么也得弄几个白馍给杨八姐送去。

操他八姨！

## 二

那场毁灭性的洪水过后，这一带成了无边的沼泽。野苇、蒲子、水草长得簇簇丛丛，在漫天水洼里半浸半露，散发出浓稠的草腥味。

这里没有人迹，却充溢着生命的疯狂。

叫不上名字的各种鸟在蒲苇上掠来掠去，喳喳欢叫。密密的草丛中，鸟蛋一堆一堆的，俯拾皆是。蜻蜓在草尖上自由地滑翔交尾，战栗着幸福。一只巫婆样的老蛤蟆，从水草里伸出头，鬼鬼祟祟向外窥探，突然不怀好意地叫了一声：“呱——”似在召唤它的同类一起鼓噪。立刻，怪声骤起，疾风一样蔓延开去，整个沼泽顿时成了蛙的世界。几条水蛇悄悄游出苇丛，看准目标，突然箭一般射出去。蛙声又骤然止息。

“呀——”远处，一棵枯朽的歪歪扭扭的老柏树上，乌鸦不耐烦地叫了一声。这不祥的声音使沼泽的空气凝滞而压抑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凶猛的兀鹰从半天空俯冲下来，“噗”地一声大响。一阵徒劳的挣扎。之后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

野狐、狸猫、黄鼠狼……成群结队游来荡去，互相追击，互相躲避。突然在一片苇棵里遭遇，然后是一场生死大战。

日头依然懒懒地照着。潮湿。昏暗。

沼泽上笼罩着终年不散的雾气，毒气一样在那里弥漫。雾气中浮一道变幻莫测的彩虹。这道彩虹一直悬了多少年。很近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挽住。很远，深藏在水气中，扑朔迷离，永远可望不可即。

傍晚，亿万只蚊虻从蒲苇中嗡嗡飞出，铺天盖地，充斥了这里的每一寸空间。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胆敢在此时闯进来，立刻就会落荒而